

SHENG MING DE ZHONG YIN

生命的重音

(一)

海军 / 主编

西海固文学作品选

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SHENG MIANG DE ZHONG YIN

生命的重音

(一)



海军 / 主编
西海固文学作品选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生命的重音：西海固文学作品选/海军主编. —银川：宁夏人民出版社，2010.5
ISBN 978-7-227-02556-6

I. 生… II. 海… III. 文学—作品综合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1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28242 号

生命的重音——西海固文学作品选 (一)

主编 海军

责任编辑 陈海洋
出版发行 宁夏人民出版社
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
网 址 www.nxcbn.com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北京昌平新兴胶印厂
开 本 710mm×960mm 1/16
印 张 28
字 数 340 千
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2 版 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227-02556-6
定 价 56.00 元 (全二册)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序

朱昌平

现在摆在读者面前的这部《生命的重音——西海固文学作品选》，是固原文学界继《西海固文学丛书》之后又一次文学的集大成，也是对近几年西海固文学成就的一次全面总结。用这种结集的方式架起西海固的作家、诗人与外界沟通和对话的桥梁，应当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。

放眼世纪初的中国，我们感到无限的欢欣和鼓舞。

正当举国上下认真贯彻落实江泽民同志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的历史时期，全国人民迎来了北京申奥成功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，中国足球首次进入世界杯决赛圈，等等。诸多盛世喜事，各行各业以昂然的姿态奏响了民族振兴的号角，宁夏的文学工作者在世纪之交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。

作为一名文化工作者，我也为宁夏文学界所取得的成就感到骄傲。

“金骆驼丛书”的出版，宁夏“三棵树”脱颖而出，老中青三代作家在长篇小说、中篇小说、短篇小说、诗歌、散文、杂文、文学批评等领域全面的冲刺显示了宁夏文学创作的高水平和新成就。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，生活在宁南山区的一批文学

青年，以他们不俗的业绩，引起了区内外文学界的普遍关注和赞誉，海内外主要媒体报道了这一文学现象，西海固文学和西海固作家群已成为我区精神文明建设的亮点，也成为外界认识和了解西海固的窗口，他们的作品陆续见诸国家级大刊和国内省级刊物上，显示了其旺盛的创造力和生命力，引人注目。青年作家石舒清作为这个群体的佼佼者，其作品已荣获国家级大奖——第二届鲁迅文学奖，为西海固人民争了光，也为宁夏人民争了光。

阅读《生命的重音——西海固文学作品选》无疑是一次心灵愉悦的过程。西海固的作家、诗人在这里聚会，让我感受到一阵清新的气息扑面而来。这些作品的作者，大多出生于六七十年代，不仅有敏锐的艺术创新意识和坚韧的时代开拓精神，而且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责任感，他们是建设和繁荣宁夏文学的希望所在。谁敢说，十年、二十年、三十年之后，在这批青年的行列中不会出大作家、大诗人呢？

据负责编辑这部作品的同志讲，西海固文学的主要成就在小说和诗歌方面。这次编选的小说、诗歌全部是1998年以来省级以上报刊发表过的作品，散文是地市级以上的报刊发表过的作品。因此，作品的质量基本上做到了高标准、严要求。责任编辑的审美意识和眼光，保证了本书的审美档次，也一定会满足读者的阅读期待。

历史证明：一个伟大的文学时代其精神底蕴处必然伴随着一个伟大的变革时代。当我们身处新世纪霞光灿烂的黎明当中时，任何一个有责任感的青年作家，没有理由不尽自己的全部心力去描绘和展现多彩的现实生活，去为伟大的时代歌唱。尽管西海固的作家和诗人的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，但生活在“贫

序

■ ■ ■ ■ ■ ■

甲天下”的西海固的青年作家摒弃老路，锐意进取和锲而不舍的精神，则是宁夏青年文学朋友需要学习和借鉴，也是值得向全国乃至世界推广的。

（作者系宁夏回族自治区新闻出版局局长）

目 录

序	朱昌平(1)
---------	--------

小说卷

早年	石舒清(回族)(3)
寻找砚台	火会亮(22)
开花的牙	郭文斌(47)
金马湾轶事	了一容(东乡族)(64)
羊的月亮	梦 也(78)
葵花	李 方(88)
去双喜那儿	穹 宇(98)
成人生活	穹 宇(105)
绿苜蓿	古 原(回族)(114)
摆碎九和高拉拉	古 原(回族)(123)
代表	杨友桐(回族)(129)

散文卷

追寻大先生	李成福(151)
岳阳楼赏联	火仲舫(167)
秋天开花的梨树	朱世忠(173)
乐山大佛	拜学英(回族)(177)
走进荷花谷	左侧统(回族)(184)
藏歌怎么越过圣山	韩 聆(190)
永远的独木桥	薛正昌(196)
老树	邹慧平(199)
眺望者的悲剧	安 奇(202)
落雪的西海固	刘长青(回族)(206)
楼上的风景	牛 川(210)
静夜,冥想者的家园	叶 子(回族)(213)

生命的重音

——西海固文学作品选

小
说
卷

XIAO SHUO JUAN

早 年

石舒清（回族）



晒在院子里的粉面在阳光下白得发青。萨利哈婆姨喜欢蹲在旁边用手指捻粉面，那种捻粉面的手感真好。不能不说粉面子是一种奇妙的东西，柔柔的，又硬铮铮的。让你知道这才叫柔中带刚，刚里有柔。每捏扁一蛋粉面，萨利哈婆姨心里都会荡起一种奇异的愉悦，甚至会勾起她一种很隐秘的感受，使她心荡荡地脸红。拿开

手指，捏扁的粉面上就落下显显的指印，这边有，那边也有，这边是一个簸箕，那边是一个筐篮，那么逼真。日头闹哄哄地晒着她的屁股，她似乎并不觉得。

院子大得像一个世界。有时候神思恍惚起来，就觉得由屋子里走到大门口，那段亮亮的路得走上一年。麻雀在瘦高的杨树枝梢上站着。树梢那么纤弱，它站在上面，就把树梢压弯，这使它显得有些危险。它含混地叫着，随着在风里摇动的树梢摆来摆去。

亮亮的阳光和重重的墙影无时无刻不在相互置换，但它们将这非同小可的置换处理得那么悄然，一丝声音也不发出。

在这大而静寂的院子里，萨利哈婆姨就常常落得有些忘我。常常麻雀们吵沸了院子里的某个角落，但她像是没有听见。

那个在门侧的乞丐就已经站了好一会儿了，并且也喊了好几声，总不见萨利哈婆姨回头。乞丐就举头向这个大院的方方面面，角角落落看一看，又轻轻向前走数步，在一个自以为适当的位置停住，故意地咳嗽了两声。

这一次萨利哈婆姨听到了。她回过汗津津红彤彤的脸，见一个妇人有些小心地立在院子里，她的面袋子落在地上，她已经讨了少半袋面了。她用拿棍子的手背擦眼睛，一定是汗水流到眼睛里了。那妇人似乎还穿着棉袄，使萨利哈婆姨一下子燥热起来，似乎那棉袄穿在了自己的身上。

她把手上的粉面拍掉，向屋里走去。

屋子里凉得使人如置深水。座钟当的敲一下，尾声也化为丝丝凉意散开来。萨利哈婆姨打开一只木盒子取钱。这时候哐的一声响，原来是老狗从后面的院子里闻讯出来了。萨利哈婆姨赶到屋门口，见老狗已像一团脏毛一样竭尽所能地向那妇人跑去了，它蹒跚地跑，一边用老得发浑的声音咬着。那妇人显得很镇定，只是把棍子防御地指向前面。

萨利哈婆姨知道老狗绝不会干出什么了不起的事。它能自己凑合活着就不错了。但她还是喝斥了它一声，然后又回去拿钱。屋里的清凉使脸上的汗渗回去，脸上硬硬的不舒服。一只蜜蜂在空阔的屋子里飞来飞去，飞近飞远，那种临近和远逝的声音使萨利哈婆姨心里生出宗教的意味。

萨利哈在格尔木跑运输。

在这一带，萨利哈无疑算是有本事的人，置下这么大的院子，

盖下这么漂亮的房，后院里栽下那么多果树。把两个娃娃也送到城里最好的学校读书了。这实在不是人人都能做得到的。

她心里很满足。

虽说很多时候家里只有她一个人，这么大的院子，这么静，不能说不古。一些女人也常常在眉眼里带一些风骚问她，你古不古啊，你古不古啊。这里人都说古，大概是冷清的意思。不能说不古，她就笑着。有女人就说，要是我，都古成个毛野人了。赶紧把萨利哈叫回来，一个人一辈子能活几天？但她觉得古也是古惯了。渐渐地不再去串门子，也很少有女人来她家。虽说在一个村子里住着，她常常想一些姐妹就觉得是在远得不能再远的地方，下死劲想某一个人的脸，刚要想清，哗一声，像石子倒入水里，一张将要看清的脸又水一样哗哗地散开了。不过许多的鸟儿却飞到这静寂的大院里来了，最多的自然是麻雀，还有燕子，布谷鸟，喜鹊，还有叫不上名字却十分美丽的鸟，还有各种各样的飞虫。其实细细看，这院子里的生命还是很多的。渐渐地不但不觉得寂寞，反而有一种别样的充实。

萨利哈在外面胡搞的事也并不是没有听说。曾花了很多时间专心地来想这件事，想得心口痛。下了决心，劝萨利哈不要再跑车了，跑也可以到近处跑，为什么偏偏到那么远去跑车呢？

萨利哈说，这事跟你说不清楚，就是给你说上十天半月也还是说不清楚。说不清楚还不如不说。可是，车还是得到远处跑。

我知道你把心跑野了。她说。

萨利哈拍拍她的脸，笑着说，我的傻瓜婆姨，男人就是要野嘛，我不野咱们能有这些？他举起胳膊，向着四围泛泛地划了一划。萨利哈显然有些得意，脚尖儿点着地，腿抖得哗哗的。

她突然急促地说，你在外头干的那些日鬼事我一概知道，你当我不知道。

萨利哈作出一个吃惊的嘴脸，说真的么？你知道我咋不知道。她趁着眼里涌出泪花的时候笑一笑。

你要去就去吧，你铁心要走，谁拦也是拦不住的，我还盼着你走得更远些呢。

萨利哈伸出手来，在她脸上拍一拍，故作生气地说，这么个老婆。

这一拍，她眼里的泪水就流下来。

反正你自个看着办吧，你躲得那么远，我就是想给你操个心也操不上，你也不稀罕我的操心，你也不是三岁两岁的娃娃，想糟蹋你自个了就糟蹋去吧。

她流着眼泪说这些话，心里奇怪地觉得，站在自己面前的这个人，现在她竟不能说清他与自己究竟是什么关系，流了不少眼泪后，她心里就有些虚茫。

嗨，本来就是個丑婆姨，还敢嚎，一嚎就纯粹不能看了嘛，来来来，让哥给你收拾收拾。萨利哈说着掏出一块白手绢，擦她的眼泪。手绢上有一种若存若亡的香味。

他的手绢和手绢上的香味使她心烦神乱。萨利哈擦了她的泪水，扬着手绢说，你看你看，你的这点眼泪，我还得把它带到格尔木去。

这是一句玩笑话，萨利哈也用玩笑的口气说着。但她却没有笑。

萨利哈看着她，就严肃了，说，哪一年都可以不出去，今年非出去不可，今年这么旱，干蹲着咋得活？吸风巴屁么？

是啊，今年是个大灾年，门口要也贴的确实是越来越多了啊。

你的主意是你拿，又不是我拿，我就是说说嘛。她说着，莫名地有些辛酸与茫然。

倒有了一种怪心思，他不是非走不可么？那么就快些走吧，

走得越早越好，越快越好。

我看你是盼着我走呢。萨利哈笑着说，但显然他的笑里有着难以掩饰的失落。

她被说中了心思而不知说什么好。

萨利哈走时，她求他给她换一百块零钱。都换成一角二角的。都换成新新的，要也贴的来了她好散给他们。说不清为什么，她强烈要求自己散给那些人的钱都是新新的。那些年她准备了许多五分钱的硬币。一枚枚新得能当镜子。但现在不行了，现在钱不值钱了，不能再拿五分钱给人散了。

萨利哈对她的这个要求很满意。他果然拎了一包崭新崭新的零钱给她。

好好散好好散，不要惜钱，没了我再给，你在这边散一二角钱，我在外头就少一个灾池。

萨利哈说这话时收敛了他一贯的油皮滑脸。

这话像种子一样深深落入她的心里，每每散也贴时，她都不由得这样举念。

院子这么大，几乎能看到天边。

老狗颠着脏巴巴的屁股，在距棍子一米近的地方咳嗽似的咬着。看样子它只是想咬那根棍子。

狗！萨利哈婆姨在后面喝一声。

这一声喊不但没有让老狗退却，反使它精神大振，猛地一个前扑，就把棍头儿咬在嘴里。它完全像是咬倒了一只兔子似的激动，任女主人在身边喝斥，它就是不松口，它的涎水一滴一滴掉到地上，喉咙深处也咕噜噜地响，显然它还在讲什么，一边在百忙中还斜着眼看身边的女主人的脚。

那女人的脸像粗面馍馍一样镇定，从她脸上看，她没有害怕，反而有一些对这老狗的怜悯。她像病中的人那样无可奈何地对萨

利哈婆姨笑笑，萨利哈婆姨摇摇头，也笑一笑。她看到那女人一笑时门牙上有一些黄锈，便知道她是在山以南的人，那里的水质就是这样，喝了那水，牙就会黄的。渐渐大家都认识到，那些牙上有黄锈的人要比他们这些白牙的人普遍穷一些，但要比他们厚诚老实。

就在她们互相给对方笑着的时候，发生了一件事情，老狗趁着她们的疏忽，嘴上一加力，就把棍子叼去了。它获了至宝一样回头就跑，棍子的另一头儿拖在地上，嗒嗒嗒响，使它跑起来很不方便。

望着它瘦得不堪入目的屁股摇过来摇过去地跑，你只能气也不是，笑也不是。

萨利哈婆姨大声喊着，咒骂着，老狗就停下来，把棍子扔在地上，但它很快就从棍子中间咬了，一步一步缓缓走入那个圆门洞，走入后面的果园里去了。

你看你看。萨利哈婆姨不好意思地说。

那女人宽容地笑着，连说不要紧不要紧。

萨利哈婆姨就把崭新得不打一点弯的两角钱递给那女人，说，你稍等一下，我给你取棍子去。

新钱使女人有些喜悦和感激，她念了该念的，就把钱接过去，却不一下子装入口袋里去。

你稍等等，我给你拿去。

给你添麻烦了。

你稍等等，我就来。

萨利哈婆姨匆匆向门洞走去。扫净的院子在阳光下那么亮，倒使她眼睛深处有些发黑。隐约听见有鸟在高处叫着，像微风吹开在河面上细小的波纹。院子太大了啊，人在里面或走或立都有一种眩晕感，萨利哈婆姨走过晒粉面的地方时觉得眼角处轻轻撞

进来一个什么，正眼一看，果然有几只麻雀在粉面上跳来跳去，要是它们不跳呀跳，不叽叽叫，在亮亮的阳光和粉面之间，便不易看到它们。她把手一挥，麻雀就呼地飞起来落在屋檐上。它们呼地飞起来的声音在萨利哈婆姨心里投下一片厚厚的阴凉。萨利哈婆姨听到它们蹲在屋檐上激烈地骂她，她又挥了一下手，麻雀们骂她的声音就一下子飘向远处虚茫的地方。

果园里静静的。

又总是能听到一种祥和而丰厚的声音，说不清这究竟是谁的声音，有风的声音，不全是；有树叶的声音，不全是；有蜜蜂的声音，不全是；有蚂蚱的声音，不全是。谁也说不清这丰厚的声音究竟由多少零碎的声音组成，谁也说不清这么多声音汇合一处为什么一点也不显嘈杂，反而使人静谧，使人深沉，使人喜悦地融化在里面。

平时，萨利哈婆姨很喜欢到这果园里来。看一片叶子与另一片叶子是否一样，看一只果子躲在几片叶子后面。说来还得说萨利哈的好，今年这么旱，但他还是一汽车一汽车从县上高价买来水浇果园。

不然哪里会有这样一个蓬蓬勃勃生气旺盛的果园呢。

老实说，到这果园里来，搬一只小凳子长久地坐着，萨利哈婆姨渐渐就觉得自己像是怀孕了。

这中间的许多感受和想法她觉得确实是难与外人道的。

她从来没有像今儿这样仅只为找一根棍子到果园里来，她到果园来的想法从来没有这样明确这样单一过。

老狗藏到哪里去了呢？

找了半天才发现它。原来是隐到一棵桃树下面了，桃树冠很大，枝枝叶叶快要垂到地上。老狗顶开枝叶钻进去，傍着铁硬的树干躺着，棍子就在爪子前面。萨利哈婆姨从枝叶下钻进去，拿